



毛泽东与冯雪峰谈鲁迅

毛泽东爱读鲁迅,因为冯雪峰在上海时,经常接触鲁迅,当他在瑞金与冯雪峰相处的日子里,就常与冯雪峰谈论有关鲁迅的话题。他自己也发表了关于鲁迅的种种看法。

■ 毛泽东说,他没有见过鲁迅

冯雪峰是1928年到上海的。他在上海的日子里常与鲁迅交往,彼此颇有友谊。1933年12月,冯雪峰奉调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瑞金,他被张闻天安排在中央党校,做教务主任,半个月后任副校长。当时,毛泽东在苏区是受到博古等为首的中央局排斥的。

1934年1月,冯雪峰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才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因为被排斥在对红军领导外,有充分的时间。他知道冯雪峰从上海来,知道他多年从事文学工作,与鲁迅交往又特别多,喜欢找冯雪峰谈天说地,有时赴冯雪峰住处,有时请冯雪峰上门。毛泽东比冯雪峰年长十岁,但两人谈得相当融洽。他俩无话不说,尤其是说鲁迅。

毛泽东说,当年他在北京,见过陈独秀、钱玄同、李大钊,就是没有见到过鲁迅。

■ “我们不谈别的,只谈鲁迅”

两人多次谈鲁迅。一次,毛泽东对冯雪峰说:“今天我们不谈别的,只谈鲁迅好不好?”“好。”于是冯雪峰详细地谈了他所知道和接触的鲁迅。毛泽东是聚精会神地聆听。又一次,毛泽东又来到冯雪峰住处,一见面便风趣地说:“今晚约法三章:一不说红米南瓜;二不谈地主恶霸;三不谈别的,只谈鲁迅。”于是,冯雪峰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鲁迅。

毛泽东静静地听了一会,就说:我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,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都读过。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,缺点很多,但他要求革命。看不到或者不理睬这个要求是错误的。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,

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,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,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,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,许多人看不到,对群众的要求不理睬、不支持。应当读一读《阿Q正传》。毛泽东又说:“我自己也想重读一遍,可惜本地找不到。”接着,毛泽东又问:“鲁迅这几年又写了些什么?”于是冯雪峰便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杂文,扼要地作了介绍。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:有一个日本人说,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,一个是蒋介石,一个是鲁迅,半个是毛泽东。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,然后沉思后说: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,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,这是对的。

■ 鲁迅体现了人民的性格

有一天晚上,冯雪峰与毛泽东介绍鲁迅。冯雪峰说:“我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……”这时,毛泽东抬起头来,缓慢地,一字一句地说:哦!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,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?冯雪峰听了,一时没作回答,却又说了另一件事:党组织曾希望鲁迅将苏区斗争写成小说,由我陪同着陈赓来到鲁迅家里。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、英勇的战斗。谈了一天。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。以后一再提及,认为确实比《铁流》和《毁灭》里写的生活更动人,打算继续搜集材料,还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而苦恼。毛泽东没有作声,在思考。

冯雪峰又说:“独立房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担任人民教育委员。”“独立房”,就是指当时中央局博古所在地。他说:“不是正式主张,而是随便谈谈。”毛泽东微微地摇头说:这些人,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。这段话另有一种说法是,当毛泽东听到博古等人想叫鲁迅到苏区瑞金来当教育部长,便对冯雪峰说:他们想叫鲁迅来这里当教育部长,我看还是当作家好。

冯雪峰又忽然想起鲁迅曾有一次对他说,他不想离开上海,谢绝到苏联去,认为在

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。于是,他就把此事经过,原原本本地说了。毛泽东听了,很感动地说:这才是实际的鲁迅。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,敢于不顾安危,挺身而出,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,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。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,终于能够维系不坠,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,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。

那天晚上,毛泽东谈得很多。(盛巽昌)

董必武智勇双全

和谈破裂,周恩来回延安后,南京、上海的两个中共办事处保留,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主持,上海办事处改称上海联络处,由钱之光主持,董必武又是两个办事处的最高领导人。

■ 特务强占联络处

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,继续搞和谈欺骗,致使美国特使马歇尔也难以自圆其说。1947年1月8日,他只得表示,调解失败,返回美国。1月29日,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发表声明,美国退出军调部。和谈恢复无望。1947年2月开始,双方却不再提出和谈,只就中共办事处撤退一事进行交涉。

1月11日,中共和谈代表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,根据中央指示不再返回南京。当时上海联络处人员都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日夜监视。有次,负责人钱之光、刘昂外出,特务跟踪多时,一直没有甩掉,后来还是在外滩汇丰银行,从前门进后门出,方才甩掉了尾巴。

国民党当局步步紧逼,对重庆、南京和上海中共机构下毒手了。2月27日,重庆警备司令部封闭了《新华日报》。2月28日,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联络处,勒令要在3月5日前把人员撤回延安。当天黄昏,军警宪特一伙人闯进联络处,强占了那层半地下室的一楼,把电话线切断,把人员全都赶到二楼。一个自称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对钱之光说:奉上

级命令,从现在起,你们不准出门。接着把一张司令官宣铁吾的“快邮代电”交给他。内称:查该党拒绝和平谈判,制造内乱,复在本市煽动风潮,组织暴动。本部为确保治安,通知该党在沪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。所有撤退人员及其眷属,限于3月3日前开具名单,送部核办。钱之光当即提出强烈抗议,随即命两个工作人员把守一楼楼梯,防止他们上楼,以便清理文书、档案和重要物资。

■ 黄金电线暗道

那天,董必武带同刘昂外出拜访民主人士,归来已近午夜。汽车刚到联络处大门口停下,聚集的特务蜂拥上来喊道:“你们被监视了。”董必武义愤填膺斥:“闪开,我要进去!”董必武进楼。

钱之光向他汇报发生的情况。董必武听了,走向窗口朝外望望,一会回转身对众人说: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。但是,只要我们在这里,就要同他们作斗争。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里,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。

联络处人员用厚毯把窗子遮起来,不让楼下的特务注意,然后把应销毁的档案、照片烧掉了。

让董必武、钱之光为难的是,联络处有一批从解放区和其他渠道转来的三千余两黄金。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导演一场搜查囤积、倒卖黄金的所谓“打金老虎”闹剧,如果这些黄金被他们发觉,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损失,在政治上也会产生恶果,他们定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联络处成员。可是黄金毁不了,事先与上海地下党也未接上头。

怎么办?有个工作人员忽而发现墙上有有个电门开关坏了,有个小小的电线暗道,一直通下去!便试着把黄金包上布,从开关洞口扔进去,这样终于把黄金藏好。

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15.给这次访问加上晦暗注脚

稍等了片刻,韦尔斯一行被引领到希特勒的接见大厅,那里可以俯瞰曾经是俾斯麦官邸的花园,花园现在成为希特勒的私宅。

总理在门口迎接了韦尔斯一行,并且立即让访客留下深刻印象。他比韦尔斯想象的要高,轻松自在,健康良好。“他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都表现出端庄,丝毫没有漫画中看到的讥讽形象:小胡子和偏向一边的头发。”韦尔斯在报告中说。只是希特勒偶尔会失去镇静,此时,他的眼光不再可爱,他的声音透露出“人们从他的演讲中听到的沙哑刺耳声”。

韦尔斯开始就说:“他在罗马就欣慰地获得这种印象……领袖相信仍然有可能打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。”“他希望总理能够证实这种印象的可能性。”但韦尔斯只会遭遇失望,希特勒对德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审视,和他本人的德国政策,尽管在语气上较里宾特洛甫温和,但实质是相同的。“德国人民完全有权要求恢复他们一千年来拥有的历史地位”,包括在中欧和东南欧的经济霸主地位。凡尔赛和约所剥夺的德国殖民地必须物归原主。发动战争的责任在于英国和法国本身的行动。“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。”他用单调的音调缓慢地说,“除非英国和法国摧毁德国的意愿本身被摧毁。”韦尔斯最后孤注一掷仿佛抓住了稻草般宣称,他不会忘记希特勒的结束语:“德国的目标,无论是否通过战争来实现,最终都将是公正的和平。”但这种前景并不乐观。

一场激烈的暴风雨在星期天袭击了柏林,天空降下了大雨,雨夹雪,最后是大雪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说,“这是给这次特殊的访问加上了晦暗的注脚。”早上,韦尔斯在纳粹党总部会见了纳粹党副手鲁道夫·赫斯,那里光秃秃的,没有任何装饰,仿佛是监狱一般。韦尔斯发现,赫斯具有“毫无疑问的低智商相貌。他的前额狭窄并下陷,其深陷的双眼之间距离非常靠近。据说是他对希特勒有



狗一般的忠诚”。参加会晤的还有一些粗野的纳粹年轻人,他们“显得是与赫斯预先排演了要说出的每一个单词”。

赫斯拿出预先准备好的打印卡片,然后在整个会晤中照本宣科读了一遍。他背熟的演讲词与里宾特洛甫的声明毫无二致。他强调说,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不可分割:德国人民“团结如一地支持元首”。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“通过彻底的和势不可挡的德国军事取得胜利”。在他身后的年轻纳粹齐刷刷地点头同意,他们的眼中燃烧着“近乎疯狂的狂热”。

当天的进程越发奇怪。韦尔斯最后一个实质性安排是在豪华“狩猎人小屋”庭园的卡琳宫会晤赫尔曼·戈林元帅。戈林不仅掌控德国空军,还是德国政权中权力极大的人物,是希特勒提名的继承者。戈林的继承人身份被许多西方人看作是有益的,因为他们相信戈林的目标比元首温和得多。卡琳宫位于柏林北部的斯科夫赫德森林的国家狩猎保护区中。在长长的入口道路两旁,有很多围栏,戈林在那里饲养了大量珍贵的异国动物,包括一群大型牛,这些是他打算用来重新引进古老的欧洲野牛计划一部分:通过遗传工程在欧洲重现已经灭绝的欧洲野牛。卡琳宫是对戈林的莫大讥讽:为纪念他去世的前任妻子而命名的普通狩猎小屋,被重新翻修成了挪威风格的豪华庄园,庄园的宽阔奢侈如同其主人。韦尔斯对豪华住宅并不陌生,他注意到卡琳宫的面积等同于华盛顿新建的国家美术馆。

韦尔斯和面带凶相的戈林交谈了整整三小时,他们坐在火堆旁,紧靠着描绘了满天飞雪的巨大的油画窗户。韦尔斯对主人的描述一针见血:“他的大腿和胳膊粗壮”,韦尔斯写道,“他的腰围同样粗壮。”戈林的面容“让人联想到他涂抹了浓厚的胭脂”,他身穿白色外衣,上面是各种颜色的勋章。他脖子挂了铁十字架和黑色细绳系住的单片眼镜。“他的手像是獾用来挖掘的爪子”,韦尔斯观察到。“他右手戴着巨大的戒指,镶嵌了6颗庞大的宝石,他左手戴的绿宝石戒指至少一英寸见方”。

16.到底发生了什么事

承德回到章家桥时,已到掌灯时分。吃过晚饭,他到阿姆房里,想与阿姆说让她到上海去的事。不料刚说出想法,阿姆立刻回绝了。阿姆说让淑贞和孩子去上海她没意见,但是她自己是不会去的。承德问为什么。阿姆说,我在乡下住惯了,不想去上海。承德规劝再三,阿姆咬定就是不去。承德看看说服不了阿姆,想想也就算了。

“阿德啊,现在依生意做得咋样了?”从来不过问儿子生意的阿姆突然问起承德的生意。“阿姆,您放心吧,我现在的生意做得很好,一年咋说也有几万块进账。”“几万块?”阿姆大吃一惊,“这么多?依都做了点啥生意?”见阿姆吃惊,承德就简要地把他的生意向阿姆说了一通。

“阿德,阿姆有件事情,看看依能不能做。”阿姆眼睛盯着儿子,声音稍有些迟疑。“阿姆您说,只要儿子可以做到的,您放心,儿子一定给您做好。”承德毫不犹豫,肯定说。“阿德,现在依发财了,阿姆想让依出点钱,把章家的学堂修一修,依看现在阿拉学堂已经很破旧了,当初依阿爹在世时就想着翻修,哪料到他走得早,10多年了,我总想把依阿爹的这份心思给了结了,现在有铜钿了,可以了结依阿爹的心思了。依看看行不行?”阿姆怔怔地盯住承德,眼睛里含着希望。

承德的阿爹生前是章家学堂先生,一直在学堂教书。

“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,阿姆叫人计算过,说大修一下也就是100块钱够了。”阿姆又补充了一句。“阿姆您想得太好了,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,想把学堂翻修一下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我还有个想法,等我忙完今年的事,我想出钱为乡里乡亲建造一所新的学校,还要建立一个救火会。阿姆您会支持我吧?”“支持,支持,当然支持!阿德啊,可是依算没算过,这样需要多少银子?”阿姆听到承德要做这样大的事情,心里担心儿子没有那么多钱。

“阿姆,我大致测算了一下,这两样都做起来,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。”“五万两?那么多,依拿得出?”阿姆一听要这么多银子,有些吃惊。“阿姆,假使我今年生意做好了,拿出五

万两没啥问题,只是现在这件事还不能说,等到年底我把铜钿赚到手,阿拉再议论这件事,好吗?”

“好!好!阿德啊,依能这样想,阿姆我真是高兴啊。过去老辈人一直说造桥修路建凉亭,多做一些好事这是积德。现在依生意做大了,有钱了,是要给乡里乡亲做些积德的好事,这种想法好啊!”阿姆显得十分高兴。

转眼工夫,承德在乡下住了快一个月了。他咋也没料到,就在他省亲那段时间,他的火柴厂出事了。清明前两天,天敏叫人专门送信到乡下,让他马上赶回上海。接到这个消息,承德马上感到事态严重,如果不是事情过于严重,天敏打个电报来就行了,为啥还专门派人来传话。他急得像热锅上蚂蚁,但是表面上又不能流露出来。他怕阿姆担心。

清明前一天,承德祭扫过父亲的墓,对母亲说第二天就要回上海。母亲说心急做啥,承德只称上海来了要紧朋友,让他马上赶过去会面。

承德没拿出阿姆嘱托他修葺学堂的事,临上船前,他拿出200块大洋交给妹夫达成,让他找人把学堂修葺一下,多余的钱为学堂置办些必要的用具。

清早,承德乘坐的轮船到达外滩万国码头时,天敏他们早就等在码头上了。承德回上海的确切日子是他让这信来的伙计带给天敏的。

“阿德啊,依总算回来了,依回来就好了。”码头上,天敏看见承德,有种如释重负的神情。“天敏,到底发生什么?”承德看到天敏瘦了一圈,他的眼圈黑黑的,脸色也不好,就急切地问。天敏看看淑贞他们,只是轻轻对承德说了句:“先别着急,回家把阿嫂他们安顿好,到时候回厂再讲。”

承德明白天敏的意思,就再也没说什么,吩咐淑贞他们上了天敏带来的接客马车。

天敏刚刚回到火柴厂,屁股还没坐热,承德就来了。“这么快?嫂子他们都安顿好啦?”天敏见承德这么急切赶到厂里,知道承德心里肯定十分焦急。“依阿嫂他们没事体,阿斌会给他们安顿的。现在,依可以给我详细讲讲到底发生了啥个事体?”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